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

——以北宋府州为中心

张海君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 折氏属党项族,唐末、五代、北宋时期占有府州。折氏家族利用特殊的民族认同和地理位置抗击来自外敌的入侵,为北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注重清除割据势力的北宋政府,不断对府州加强控制,致使折家势力衰弱,最后在对外战争中走向灭亡。

关键词: 折氏家族; 世袭; 府州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20X(2010)06-0068-04

On the Game of Power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Taking Fuzhou in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ZHANG Hai-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She's family belonged to Dangxiang nationality, which occupied Fuzhou in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Song Dynasty. This family, taking advantage of its special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pecial location, fought against the invasion from foreign enemies and made major contributions towar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owever,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aid attention to clearing away the separatist forces, constantly strengthening the control over Fuzhou, so as to weaken the forces of She's family which finally died in the foreign wars.

Key words: She's family; inheriting; Fuzhou

关于宋代府州折氏的研究,学术界取得了很大成果。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与李裕民的《折氏家族研究》、牟润孙的《折可存墓志铭》对折氏的基本情况做过探讨,但学术界一直对在北宋清除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大环境下,府州折氏得以幸存缺少必要的研究。在此,笔者拟就此展开讨论。

1 府州的地位与折氏的崛起

府州地处河套地区东南隅,为辽、宋、夏交界处。从战略角度看,保全府州,便是保全河东地区。同时,当时麟府路是河东输饷给延州的必经之路,且与延州成犄角之势。宋丧失府州,河东会受到直接威胁;太原如有变故,势必影响宋朝的统治。北宋之时一直保有麟府路。麟府路是北宋进攻西夏的桥头

堡,也是保卫宋河东地区的前沿基地。北宋初年,因各地酋豪以统番汉义军,分布在黄河西岸,牵制着西夏和辽的东进和南下。府州重要的战略位置为折氏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折氏世居府州,靠部族力量在战乱中崛起,唐末“折宗本补振武绿河五镇都知兵马使”^{[1]《方域21之1》7661}。“嗣伦子从阮,自晋汉以来独居府州,控扼西北,中朝赖之。”^{[1]《方域21之1》7661}折家在后梁时归附李克用,李克用在其家族所在地设府谷镇,后升为府谷县,后梁乾化元年(911年)以县建府州。后唐庄宗镇太原,以从阮为牙将,后为府州刺史。

后晋时,折家已确立了对府州的统治。后晋时期,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送给契丹,府州也落入契丹手中。契丹为了直接控制府州,要将折氏强行迁往

辽东,“欲尽徙河西之民实辽东,州人大恐,从阮因保险拒之。”^[2]《卷125·折从阮传》,1467。从阮拒绝契丹要其迁往辽东的要求,保住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一度形成不受统属的情形;并且在晋、辽关系恶化时奉命北征,于开运二年(945年)占领胜州,“迁本州团练使”^[1]《方域21之3》,7161。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四月,府州升为永安军,从阮为节度使兼领“振武之胜州并沿河五镇”。“汉高祖入立,于府州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师,徙镇武胜,即拜从阮子德宸为府州团练使。”^[1]《方域21之3》,7161。乾祐二年(949年)从阮调任武胜军节度使,镇邓州,子德宸任府州团练使。^[1]《方域21之3》,7161。

后周广顺元年(951年)正月,从阮加同平章事,四月移镇滑州,八月移陕州。三年五月,奉命平定庆州野鸡族。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加开府仪同三司,改封郑国公,七月加兼侍中,次年去世。^[2]《卷125·折从阮传》,1467。从阮成为后周显贵,就在于折家世领府州,是一支坚决抵抗契丹、北汉的重要武装力量。

五代时,晋辽交恶。“晋出帝与契丹败盟,从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余。”^[2]《卷125·折从阮传》,1467,由此展现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广顺二年(952年),北汉大举进攻府州,折德宸勇敢迎战,消灭北汉军两千,随即乘胜渡黄河,占领岢岚军。^[3]《卷253·折德宸传》,8861。后周显德元年(954年),北汉联合契丹军南下攻后周潞州,周世宗在高平将其击败,直攻太原。折德宸则率师配合,攻占河市镇,斩北汉军五百余级,至太原城外朝见周世宗。后周世宗于府州重建永安军(汉乾佑三年已罢),以德宸为节度使。^[3]《卷253·折德宸传》,8861。

北宋建立以后,折氏即归附于宋。建隆二年(961年)入朝,“陈太原可取状”^[3]《卷253·折德宸传》,8861,当时宋太祖正忙于加强中央集权及统一战争,尚无暇顾及河东,但加强西北守备,牵制契丹和北汉,俾南下无后顾之忧,则显得尤为重要。德宸来朝,正得其时。他不仅得到朝廷丰厚的赏赐,并允诺“尔后子孙遂世为知府州事,得用其部曲,食其租入”^[4]67。麟府的特殊地位和折氏家族的统治权,得到了宋王朝的认可,事实上承认并确立了其在当地的特殊地位。

2 府州折氏在北宋的功绩

北宋战乱频繁,长期的战争对世代为将的折家提供了展现能力的最佳时机。折氏历代因能征善

战,得以借战争之机显示实力。府州地位重要,折氏“继生名将,世笃忠贞,足为西北之捍”^[1]《方域21之3》,7161。因而,终北宋之世,始终为宋之士卿。折氏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宋辽军事对峙时期折氏的功绩

折氏希望宋廷早日平定北汉,打通通往中原的道路,摆脱孤立无援的困境。建隆元年(960年)五月,折德宸向北汉进攻,占领沙谷砦。乾德元年(963年)闰十二月,北汉发兵数千攻打府州,德宸奋勇作战,生擒汉将杨磷。^[1]《方域21之3》,7161。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征太原,三月,命御卿与监军尹宪攻岚州。四月一日,御卿败岚州千余名北汉兵。七日,攻破岢岚军,生擒军使折令图。十八日,攻占岚州,杀宪州刺史霍翊,擒夔州节度使马延忠等。^[5]《卷20·太平兴国四年四月戊辰》,4490。

宋灭北汉后,即向辽进攻,以期收复幽云,不久宋军大败。此后宋辽战争频繁,折氏常在侧翼发挥作用。太平兴国七年(981年),辽三万骑分三路伐宋,西路直逼府州,折御卿在新泽寨打败西路军,“斩首七百级,擒酋长百余人,获兵器羊马万计”^[5]《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521。至道元年(995年),辽大将韩德威率万余骑自振武军南下,折御卿率骑兵在子河汉邀击,斩首五百级,获马一千匹,杀敌将二十余人,俘吐浑首领一人。^[1]《方域21之1》,7661。

咸平二年(999年),辽攻宋遂城、瀛州等地。十一月,折惟昌发兵渡黄河,入五合川,攻破辽言泥族拔黄太尉寨,焚器甲、车帐数万,斩千余级,夺回被辽掳走的三百余人。^[1]《方域21之1》,7661。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大举伐宋。十月四日,折惟昌率部自火山军攻辽朔州界,攻破大狼水寨,生擒数百人,获马牛羊铠甲数以万计。围攻岢岚军的辽兵匆忙撤军。^[1]《方域21之1》,7661。

折氏家族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北宋抗击辽的战场上立下了特殊的功勋。虽然只是战略上的配合,但是却给辽很大的牵制,使其不能肆无忌惮的南下。

2.2 宋夏军事对峙时期折家的功绩

折氏与西夏党项矛盾由来已久,淳化五年(994年)至景德元年(1004年)双方曾多次交战,互有胜负。^[3]《卷253·折德宸传》,8864。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自立新中国成立,此后宋、夏间战争频繁,折氏也卷入到这场战争中。

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进攻延州,大败宋军。继闵奉诏三次出兵牵制敌军,斩获两千。庆历元年(1041年),宋将任福率重兵攻夏,全军覆没,形势恶

化。七月,夏兵数万围攻麟州,不克,又围攻府州逾月,激战数日,杀敌千余。^{[3]《卷253·折继闵传》8864}庆历二年(1042年),继闵为麟州护送军粮,途中被围,继闵突围,在险隘处设伏,当敌骑追过险隘,即回身与伏兵夹击夏军,斩首七百,夺马五百。三月,为加强麟、府间联系,重修建宁寨。^{[3]《卷324·张亢传》10489}

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内乱,宋伐夏,夏将咻保吴良率万骑袭击克行部,克行乘敌半渡险隘时出击,杀死咻保吴良。十月十七日,攻克宥州。^{[5]《卷318·元丰四年十月癸酉、甲戌条》7683}元符二年(1099年),进筑宁边等堡,从此麟府与延州相连,不再孤立。^{[3]《卷257·折克行传》8865}

同时,折氏还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折可适,史载“可适未冠有勇,驰射不习而能。鄜延郭逵见之,欢曰:真将种也。荐试廷中,补殿侍,隶延州。从种谔出塞,遇适马以少年易之,可适素与斗,斩其首,取马而还,益知名”。“羌、夏人十万人寇,可适先得其守烽卒姓名,诈为首领行视,呼出塞斩之,烽不传,因卷甲疾趋,大破之于尾丁砦。”他是从阮五世孙,克行的族侄,长期在环庆、泾原、熙河一带任职,与夏多次作战,累立战功,官至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渭州(甘肃平凉)。^{[3]《卷253·折可适传》8864}

折氏一门自从归宋以后,世代为将。夏人畏折氏,虽屡以举国兵力侵犯宋土,而其用以备御麟府的左厢军司则从未敢调离他用,足见折家牵制夏军是有成效的,“折氏……可谓无负于宋者矣。”^{[3]《卷253·折德康传》8864}折氏在北宋期间不平凡的功绩是其得以独存的重要原因。

3 北宋对府州折氏的控制及影响

3.1 北宋对折氏的控制

“强干弱枝”是宋朝的祖宗之法,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是宋朝贯之如一的治国之策。面对日益强大的府州折氏,北宋朝廷采取了诸多削弱折氏的措施。

首先,削弱折家的政治影响力。宋对府州,与其他州一样,设置通判一职,以牵制知州。通判在设立的初期并非知州的副贰,又非属官,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权力很大。通判与知州忿争,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知州的一举一动,多为通判所牵制。后来宋廷规定,通判要和知州联合署名,“文移方许行下”。知州“事无大小,宜于通判或判官、录事同裁处之。”^{[5]《卷7·乾德四年十一月》182}大大限制了知州的权力。府州通判一般不由折氏充任,如庆历元年府州通判为张旨。^{[5]《卷133·庆历元年九月壬申》3179}负责办案的府州录事参军也由审官院钰司选任。还有其

他一些官员也非折氏担任,如府州军事判官杜陟、府州录事参军赵安易等。^{[6]《卷75·府州军事判官杜君墓志铭》}

朝廷掌握府州知州的任免权,对不称职者可以撤换,如折继宣“虐用威刑”,“人用流移”^{[7]《卷188·府州教榜》687},宋廷即将他撤换。对作战失利者降职,如折继闵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之战失利,免去宫苑使之官。^{[3]《卷253·宋史》8865}

北宋在河东路设监察机构监视折家。皇祐元年(1049年),宋在麟府路设走马承受,为皇帝伺当地情况,及时上报。^{[5]《卷166·皇祐元年五月庚申》4000}任此职者黄道元、全惟几^{[5]《卷185·嘉祐二年五月庚辰》4476}、陆中^{[1]《兵28之22》7280}、贾宗元、杨延宗^{[1]《礼62之46》1717}。在河东路地区设立监司,嘉祐五年(1061年)时,监司不顾朝廷对府州的特殊政策,“一以条约绳之,尤为烦密,以致(知州折继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朝廷知悉后,命知州梁适“密加抚存”,折氏才安下心来。^{[1]《方域21之3》7761}

其次,驻扎禁军,削弱折家的军事实力。宋在麟府地区屯驻禁军,起初为两千人,庆历四年(1044年)增加到一万多人。^{[5]《卷152·庆历四年十月壬子》3709}神宗时期增加到两万人。其任务既为御敌,而更重要的是监视折家,“疑其强盛,别置兵马一司,以视其举动”^{[1]《方域21之5》7761}。另外朝廷设立管勾麟府路军马司,其领导职务一般不授予折氏。为削弱折家军事实力,北宋将原属折家的部分军队变成政府控制的禁军(威远军)^{[3]《卷187·兵志》4593}、厢军(建安军)^{[3]《卷187·兵志》4600},并且将此军一分为二,抽走此军队的威远军(属骑兵)、保捷军(属步军)到河东的岚州驻守^{[3]《卷187·兵志》4593};在府州地区还驻有朝廷的弓箭手、士兵以及义军。这些军队都是原来折家的部族军队后来在庆历年间成为朝廷直接统帅的禁军、厢军。

再次,划出府州的北部地区重建丰州,以起到制约府州折氏之目的。“建于府州萝卜掌地,改由武臣为知州”,由朝廷直接进行统治;同时,划出一定区域归治麟州“麟州新秦县唐龙镇太平兴国四年自府州来隶”^{[1]《蛮夷3之34》7783}。这样既削减了折家的地盘,减少了人口,又削弱了折家的军队来源,减少了其物资供应基础,从而削弱了折家的实力,最终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最后,控制麟府路的后勤供应。北宋在麟府地区驻军两万余人,而麟、府、丰州地处边陲,不时遭辽夏侵入劫掠,人烟稀少。另外,麟府沿边土瘠民贫,赋役沉重,以至“内属藩部,数逃徙外界”^{[1]《兵27之26》7259}。所以,麟府地区的后勤供应主要

依靠河东路。北宋时麟、府二州的粮草由河东太原以北的二十个州军供应。府州粮草在一河之隔的保德军领取,问题不大。^[8]

3.2 北宋对府州控制政策的影响

北宋并不想保留府州折氏这一地方势力。北宋麟府路是蕃汉杂居区,但党项人居多,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党项人去统治此地。故而朝廷实行了一套有别于内地州县的治理政策,即利用当地土豪或少数民族首领为知州或官,因俗而治,加以羁縻,使其互相牵制,巩固边防,安定秩序。史称(宋)太祖御戎不勤远略,夏州李彝兴、河西折御卿与朔方军皆因其酋豪,许以世袭,由是边疆无事。^{[4]67}。而折氏是麟府地方的势力代表,拥有一定的实力,足以统治该地区。折家与辽、西夏世仇,决无叛降可能。宋廷为加强中央集权,加大了对折家的控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折家政治实力逐步弱小。宋政府保留折家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其特殊的民族身份及其势力,维护政府在麟府路的统治。在北宋初期这一政策显现了很好的效果,史载“淳化四年四月,御卿上言:银夏州管内蕃汉户八千帐悉来归附。”^{[1]《方域21之3》7761}但是随着宋夏战争爆发,夏兵攻陷麟、府所属各寨,掳掠、屠杀大批居民,麟、府成为孤城,后虽解围,但民户损失惨重。^{[5]《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丙寅》3198}宋夏战争的爆发,使折家赖以生存的府州民众大量损失,影响力减弱,政治势力大大削弱。

其次,经济实力逐步弱小。折氏世袭知府州,可以“用其部曲,食其租入”。虽具体数目不详,但府州由府谷镇升县,又有府州县升格为府州,地位虽高,管辖范围却仅一县之地。其地北部平衍,水草丰盛,适宜畜牧,南部丘陵,沟壑纵横,多险隘,利防守,不便耕作,仅河流两岸宜于农耕。其地居民稀少,收入有限。淳化四年(993年),银、夏州蕃汉族三千余帐投奔府州,此为府州最兴旺的时期。到仁宗康定、庆历年间,夏兵攻陷麟、府所属各寨,掳掠、屠杀大批居民,以至政府被迫蠲免麟、府州租税。^{[5]《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丙寅》3198}到折继祖时,经济十分窘迫,以致嘉祐元年(1056年)已无钱改葬其父,向朝廷提前支取月俸。^{[1]《方域21之7》7761}崇宁时仅1242户,远没有招降来的户数多。到北宋后期,折氏掌握民户远不及宋初,其经济实力均有所下降。

最后,军事实力逐步弱小。府州在归宋以前依靠的唯有部族军队,府州人口的数量决定了折家军队的数量。府州地区人口不多,折家的部族军队也

是“兵不满数千”^{[1]《兵14》6998},依靠这些军队既要抵御西夏的东进,同时又要抵抗契丹的南下可谓困难重重。又由于人口不多,“崇宁户1242,口3185”^{[3]《卷39·地理志》2135},补充有限,长期的战争必然消弱折家自身的兵力,致使折家军事势力逐步弱小。

总之,在北宋时期,朝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不断的加大对府州折氏的控制,最终使得府州势力逐步弱小。

4 结 语

折氏家族依靠麟府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开始了经营麟府的历史。在战乱频繁的五代、辽、宋、夏、金时期,面对辽、西夏对北宋频频发起的进攻,折氏家族英勇抗敌,为保卫宋廷立下了赫赫战功,从而避免了被清除的命运。但是,随着北宋政府对府州折氏控制的日益加强,折家地位逐步下降,在抗金的战场上屡战屡败,最终投靠金朝,“宋安抚使折可求以麟、府、丰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娄室”^{[9]《卷72·娄室传》1652}。加之西夏趁机袭占府州,可求之子彦文携家奔河东。^{[3]《卷29·高宗纪》540}西夏恨折氏长期抗夏,将折氏墓捣毁。折可求之子折彦文,曾力图匡复府州,引起夏兵侵扰,金朝廷为了平息事态,命彦文迁知青州(今山东益都)^{[9]《卷128·张奭传》2761},从而结束了独占府州的历史。由于折氏离开了世袭的府州,意味着丢失了根据地,失去了所控制的蕃汉民众,失去了地处三国要冲的特殊条件,也就失去了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因而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参考文献:

- [1]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7.
- [2] 薛居正. 旧五代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3]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4] 戴应新. 折氏家族史略[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 [5]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6] 司马光.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2.
- [7] 宋绶. 宋敏求. 宋大诏令集. [M]. 司仪祖,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8] 程龙. 北京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150.
- [9] 脱脱. 金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责任编辑: 杨立平]